

楔子 浴桶裡的嬌客

江寧西倚長江，水道蜿蜒於城鎮之中，兩岸植滿楊柳，輕風拂過搖曳生姿，風采娟秀，偶有小船划過，船頭一壺酒、船尾一卷書，閒情逸致，溢滿風流才情。曲徑流水入了人家，穿屋而過，成了江南充滿趣味的風景。江寧名士甄平的住家就這麼坐落在水道之上，比起殷實人家宅第的雕梁畫棟，甄府顯得小巧精緻，清雅幽靜，足以令行經的船客們頻頻回首，心生嚮往。

時人皆以牡丹為美，但甄平的花園卻不種牡丹，而是植滿了各式茶花。春日紅英覆樹，花色妍麗如錦，繁盛不下牡丹，茶樹夾雜在玲瓏多姿的奇石假山之中，風格獨特，凸顯出了主人不願媚俗卻也不落人後的心氣。

然今日的甄府卻不寧靜，主人心氣再高也全壓抑了下來。

因為王朝的皇帝微服南巡，居然看上了甄平的宅子，領著諸位隨行官員不請自來入內賞景。

一行人除了皇帝，還包含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相爺梁祥，六部的重要官員，還有皇帝面前的紅人、御史大夫宋知劍等等，嚇得主人都失卻平時的冷靜，連忙命人送上好茶好菜，殷勤接待。

下人們端著各式瓜果點心，沿著迴廊快步走向水岸邊的叢春舫，如今已是春天，庭院鬱鬱蔥蔥，卻沒人有心思多看一眼美景，全低著頭趕路，連聲音都不敢大些。所謂舫，就是建在園林水面上的船型建築，又稱為不繫舟，供人設宴觀景，一眼望去猶如處在船上，身臨水中，餘波蕩漾。甄平府中伸入流水而建的叢春舫便是一座以茶花為名的兩層樓房，不僅風光明媚，空氣裡甚至隱約能聞到茶花的香氣。舫後一塊赤紅奇石，嵌入了舫尾之中，恰恰像行船的尾舵般，奇趣盎然。坐在叢春舫二樓的主位，皇帝李康睿享受著春風美景，想像自己真坐在船上隨波搖曳，對自己突發奇想轉道甄府滿意極了。

此時負責巡視四周的侍衛親兵進門，與相爺梁祥耳語一番，其後梁祥朝著皇帝拱手，微微點了頭，示意四周安全無虞，皇帝的笑容便展了開來。

「呵呵呵，甄平，你毋須站在那兒，一起坐下吧！」李康睿展現了親和力，笑吟吟地觀著甄平。

「草民不敢。」甄平躬著身拜下，聲音都有些抖了。

「有什麼不敢的？朕叫你坐，你就坐，否則豈不落實了朕這喧賓奪主之名？」李康睿自嘲道。

話都說到這分上了，甄平只好告罪坐下，不過背脊挺得老直，也只敢坐在椅沿前段，表情彆扭，渾身僵硬。

李康睿倒是怡然自得地享用起甄平提供的小點心，說是自家女兒做的，一入口那個馥郁的香氣還有甜而不膩的口感令他讚不絕口。

御史大夫宋知劍觀察到了甄平的背幾乎都被冷汗打濕，不由瞳眸一縮，輕聲道：

「甄先生，你似乎過度緊張了？」

這麼一開口卻是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原本還想打個圓場的梁祥都默默地將話吞回肚裡。

宋知劍不過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，但隨便一句話便是氣勢凜然，讓這批在官場裡浸淫許久的老狐狸們都不敢插口，認真地聽著，似是在推敲其中弦外之音，又似被其威嚴所震懾。

因為宋知劍可是當朝新寵，心思縝密行事周全，城府更是深沉，一言一語都有其深意。御史大夫平時監察百官，可謂皇帝御用的寶劍，指向誰就斬誰，誰又敢在其面前多說一句廢話？沒看到就連皇帝都不發一語，一副看戲的樣子，在等著宋知劍自由發揮嗎？

「草民……」甄平深吸了口氣，勉強說道：「有幸得見天顏，驚喜交加，故有些失態，望宋御史見諒。」

「我才開個口，甄先生就知道我是誰了？」宋知劍淡淡地瞥了他一眼。

甄平卻像是沒那麼緊張了，有條有理地回道：「能跟隨在陛下身邊，又如此年輕的，非本朝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狀元郎，宋御史您莫屬了。」

宋知劍的確是王朝一個史無前例的人物——出身武將世家，大將軍勇國公的公子，卻走了文人的路。十歲中童生，十七中舉人，十八歲便成了王朝史上最年輕的狀元。而後入翰林為皇帝起草詔書，只花了三年便入了御史臺，再兩年成為御史大夫，深受皇帝寵信。

也因此，並不會因為甄平合理的回答，宋知劍就會忽略自己發現的一些疑點。他沒有繼續在甄平身上挑刺，反像是顧左右而言他，「莊子云：『巧者勞而智者憂，無能者無所求，飽食而遨遊，泛若不繫之舟，虛而遨遊者也。』故而這不繫之舟，含有文人隱逸、不問政事之意。」他定定地望向甄平。「甄先生在府上也蓋了數春舫這麼一座不繫之舟，不知是否仕途失意，不滿現狀而心生隱意？」

「不……草民沒那麼多想法，純粹是附庸風雅罷了。」甄平神情古怪地解釋。

「那真是可惜了。」宋知劍目光有些冷，微嘆了口氣，像是真的遺憾至極。「陛下南巡來到江寧，問起當地名宿何者學問最佳？十有八九都推薦了甄先生。聽聞去年南京府鄉試解元岑生年紀不大，便是向甄先生你學習策論，像你這般棟梁之材，隱身在此確是埋沒了。」

此話一出，在場官員都微微變了色，可是並非為了甄平有所疑義的來歷，而是為宋知劍消息靈通而驚訝。他們才進到這甄府……一個時辰左右吧？宋知劍居然已經把甄平的底摸得一清二楚，連甄平的學生姓岑，是鄉試解元都知道。

有幾個官員不由得打了個冷顫，人在朝中沒少做幾回偷雞摸狗的事，會不會宋知劍早就心知肚明，只是因為某些緣故，還沒對他們下手？

而宋知劍對甄平的寒暄，仔細想想可是字字誅心。要知王朝正當興盛，朝廷鼓勵各方有才之士積極出仕，可說只要有能力，便不太可能有懷才不遇之事。甄平受到眾人推崇，還教出了個年輕的舉人，才學無庸置疑，但自身卻歸隱在江南，暗喻著自己對政事心灰意冷，個中涵意就值得探討了。

不過已經沒時間讓他們細思分明了。眾人目光刷刷刷地鎖定了甄平，後者原顯得有些為難，但後來不知怎麼表情變得驚恐，讓眾人心中都閃過了一絲異樣。

在甄平目光所及之處，不知從哪裡飛來一枝利箭，咻一聲地射中了某個官員的頂

戴，那名官員都還來不及驚叫，已然變得披頭散髮，狼狽至極。

而那枝箭將頂戴狠狠地射飛釘至窗櫺之上，尾羽還一顫一顫地搖晃著。

「刺刺刺刺刺……刺客！」

光天化日之下，官員們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嚇得目瞪口呆，四散奔逃。混亂之中，下一枝利箭再次飛來，快速又犀利地直直對準了皇帝，顯然這才是射箭者真正的目的。

「護駕！」

侍衛們來不及合攏保護皇帝，那枝利箭似乎就要得逞，李康睿驚駭得無法動彈，臉都刷白了，此時坐得離皇帝最近的宋知劍突然奮不顧身地撲了過去，而那枝箭便深深刺入了宋知劍的背……

「宋卿——」

甄府後院是眷屬家居之處，而甄平的眷屬也只有一個女兒，名叫甄妍。

甄妍平時養在深閨裡，並不常出門走動，所以在地人只知有這麼一個人，見過她的到底不多。

雖然眾人都認為依甄平的家教，那甄妍必然是個大家閨秀，但仔細算算她已年滿十七，卻沒有談過婚事，所以無不私下議論甄妍只怕有什麼隱疾，抑或貌不驚人，久了也沒人對她有興趣了。

甄妍居住的院落被一叢茂盛的竹林包圍著，很是隱密，大片如碧玉般的瑩綠青翠將這方小天地與外頭隔絕，春陽之下灑落一地的濃蔭，居在其中令人神清氣爽。那只聞其名不見其人的甄妍正悠閒地泡在浴桶之中，享受一室的靜謐，浴桶裡灑著她親自採集的香料，沒有花香那麼濃郁膩人，聞來卻是沁人心脾，是一種屬於女兒家的、低調婉約的清香。

她背靠著桶沿，闔著眼卻也看得出眉如翠羽，瓊鼻朱唇，動人的美貌之下是如白雪般無瑕剔透的肌膚，減之太瘦，增之太肥，似乎這世間的一切美好全落在她一個人身上了。或許這便是甄平將她深藏起來的原因，像她這般傾城的麗色，若沒有一個強大的靠山，只怕會招來惡意的覬覦。

突然間，她的眼睛倏地睜開，柳眉微蹙，屏息聽著外頭隱約的喧鬧聲。

她這裡一向安靜，父親沒事並不會來尋，所以這般的嘈雜擾得她有些心緒不寧，那靈動有神的美眸不知是否因為桶中熱氣，還是因為不安，竟浮起氤氳水光，讓她整個人顯得更加柔美。

「春草。」她喚著自己的丫鬟，「外面怎麼了？」

那名喚春草的丫鬟也才十三、四歲，頂著一頭雙螺髻，看起來仍是稚氣，亦是一臉不解地走進了內室，「聽說今日府裡有貴客，會不會是那些貴客鬧起來了？」

「鬧到這裡來，這動靜也太大了……」甄妍搖了搖頭，「扶我出來吧。」

她伸出一隻白皙嬌嫩的柔荑，扶著桶沿站了起來，窈窕嬌軀上泛著沐浴過後的微紅，美顏更是嬌艷欲滴，饒是春草日日盯著，也不由看得痴了。

甄妍有些啼笑皆非。「好看嗎？」

「好看。」春草呆呆地點頭。

「再好看也要穿上衣服呢，妳說是不是？」甄妍半開玩笑地觀著她。

春草居然認真起來。「小姐說的是，總不能白白讓人看去。」

甄妍差點沒噗嗤一聲笑了出來，這個丫頭傻裡傻氣的，服侍人說真的也不是很周全，但忠心是無庸置疑的。當初她就是挑中春草的單純執著，否則只怕這傻丫頭還不知會被賣到哪裡去。

就在春草去取布巾的時候，外頭那喧鬧的聲音突然就進到了院子裡來，而且似乎是直衝著甄妍的房間門口，這下原本還有閒情逸致鬼扯的主僕兩人緊張了，急急忙忙就要穿上衣服，但春草的傻也不是一天兩天了，在這緊要關頭居然越弄越糟，底褲拿成了外褲，肚兜還掉進了浴桶裡。

那聲音已來到大門前，甄妍只聽到自己的父親不知在對誰說著話，音量大到讓裡頭的她也能聽得清清楚楚。

「宋御史，請你要相信草民，草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在寒舍刺殺陛下……草民也是無妄之災啊！如今事情既已發生，草民心知無法倖免，只求宋御史為草民查清真相，在草民死後照顧我唯一的女兒，也不枉草民辛苦地救你這一回。」接著，甄妍就聽到房門被打開，甄平似乎將一個東西扔了進來，然後大聲地朝著她喊道——

「妍兒，爹此次蒙受不白之冤，必死無疑，能為爹洗刷清白的只有這位宋御史。宋御史如今重傷，妳無論如何都要保住他！」說完，又是砰地一聲，房門被關上了。

甄妍聽得心中一緊，心知發生了大事，聽父親之言帶有死志，她又如何能看著自己父親白白去死？

這下也顧不得自己赤身裸體，她自個兒由浴桶爬了出來，也來不及拭乾身上水滴，就要春草快些幫忙她直接套上外衣，然而她衣服才穿了一臂，突然內室之外出現了一個身染鮮血的年輕人，直接進了屏風之內，那年輕人很是清俊，可怖的傷勢並沒有稍減他高華淡然的氣質，他的背上甚至還插著一枝箭。

宋知劍被甄平推進門後，辛苦地倚著牆站立，摸到了內室，本能的往屏風後鑽，想找個掩蔽處，想也想不到自己看到的竟是如此旖旎的風景。他一時忘了開口，直愣愣地看著眼前穠纖合度的裸體美人，有著傾國傾城的美貌，冰清玉潔的氣質……

好吧，被他看了這麼一眼之後，或許不那麼冰清玉潔了，但他敢說這是他這輩子看過最美麗的女子，沒有之一。

眼看女子就要尖叫出聲，宋知劍用盡了最後的力氣，氣若游絲地說道：「別叫！妳應該是甄妍……在下宋知劍，情況緊急有所冒犯……但我們還處在危險之中……隨時有人會再闖進來……」

方才在甄府前院，宋知劍代皇帝受了一箭，皇帝在親兵及其餘官員的保護下離開了甄府，留下來的護衛及親兵們則抵抗著來勢洶洶的刺客們，但宋知劍傷重，已

走不了多遠，被甄平趁隙救下，送到了後院來。

如果說方才他還對甄平救他的動機有所懷疑，但現在一看到衣衫不整的甄妍也漸漸開始相信了甄平幾分，因為甄平救他歸救他，沒必要讓自己的女兒吃這麼大的虧。

何況甄平應該根本不曉得甄妍正在沐浴，所以直接將他送到女兒身邊，是真的認為自己必死，想將女兒託付給他。甄平其實可以自己逃跑的，但他沒有，以生命來證實自己的清白，由不得宋知劍不信。

在短短的電光石火間，甄妍不知道宋知劍已經想了那麼多，她只知眼前這個男人將自己看了個精光，但她爹似乎要她一定要救這男人。

壓抑下了尖叫的衝動及困窘的情緒，甄妍顧不得眼前搖搖欲墜的宋知劍，連忙與春草七手八腳地先將衣服穿上，橫豎已經被看了去，再多看幾眼結果也是一樣的。好不容易大致穿好了衣服，但甄妍卻來不及與宋知劍好好地說一句話，因為她又聽到外頭刀兵交擊之聲，似乎又有人要闖進來了。

方才這宋知劍說……他們還處在危險之中？

甄妍急了，春草也急了，左顧右盼想找地方把宋知劍藏起來，但這房裡就算是最大的衣箱也決計藏不了宋知劍這麼一個大男人。

情急之下，甄妍靈機一動，竟招呼了春草一起趨前扶住宋知劍，接著在他傻眼的表情之中，將他推進了浴桶，纖手還順便在他腦門按下，將他整個人淹進水裡。砰！這時候，房門又被踢開。

甄妍眼尖，拉著春草往前走了幾步，直接站在宋知劍方才站的地方，腳下踩著他滴落的血跡。

這回闖進門的人是兩名蒙面的黑衣人，他們直進到內室，見到這內室屏風後居然有兩名女子，不由粗聲粗氣地問道：「妳們有沒有看到一個年輕人，著白色長衫的？」

甄妍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了一臉害怕，至於春草，那根本不用裝，早已嚇得涕淚直流，說不出話。

甄妍支支吾吾地說道：「什麼……什麼年輕人？我不知道！你們是誰？怎麼闖進我甄府……」

其中一人見甄妍國色天香，衣著凌亂雙頰繃紅，頭髮還濕漉漉地，顯然方才出浴，似乎起了邪念，但另一個黑衣人較為謹慎，語出警告地提醒伙伴，「抓人比較要緊！」主人有吩咐，若能趁機除去宋知劍，可免除後患。

那起了色心的黑衣人聞言不得不放棄，臨走前還出氣般踢了衣箱一腳，見翻出的都是些衣物，才與同夥悻然飛奔離去。

只怕他們死也想不到，他們找了半天的人，會被一個弱女子藏在她剛剛才用過的浴桶內。

直到腳步聲遠了，甄妍與春草才又匆匆回到浴桶邊，將裡頭奄奄一息的男人給撈出來。

而宋知劍顯然只剩一口氣了，他用盡最後的意志力吐出了一句話，接著就瀟灑地

昏了過去。

「送我……回京……我……會對你負責。」

兩個姑娘一起傻了，而甄妍的小肚兜兒甚至還掛在宋知劍的頭頂上。

第一章 國公府的冷待

王朝當今的皇帝李康睿，皇位其實是奪嫡而來。

先皇有三位嫡子，原本的太子是嫡長子，李康睿是嫡次子，是為靖王，還有一個弟弟李康福，受封齊王，齊王一向低調不問政事，認真經營著自己的領地，而李康睿野心勃勃，看不下太子兄長的溫吞守禮，於是在先皇病重時發動政變挾持太子，強迫先皇改遺詔立他為帝。

李康睿即位之後，先太子被幽禁於皇宮外原本的太子府之中，李康睿為表大度，並不想殺死先太子，想不到先太子一家卻神祕地被滅門，還查不到兇手。

即使李康睿再震怒也無濟於事，此事成了懸案，而官員及百姓嘴上不敢說，但心裡都覺得肯定是李康睿幹的，他無端揹了這個黑鍋，給世人留下殘忍暴虐的印象，成了他一個難解的心結。

幸好李康睿確有大才，算是個明君，在他的治理下，王朝國祚蒸蒸日上，百姓其實不在意誰當皇帝，只要能讓他們豐衣足食，他們就支持誰，然而在這樣的盛世之下，竟仍發生了皇帝南巡被刺一事，令人不得不聯想此事恐與先太子有關。

若刺殺事件鬧大了，不僅皇帝面子上不好看，彷彿在質疑他治理天下失職，同時也再提醒黎民百姓一次，皇帝的帝位來得不是太正當，所以李康睿決定此事密而不宣，交由大理寺私下調查。

既然不能說，那麼宋知劍受傷自然也必須向眾人隱瞞，故而重傷的他只能默默地被抬回了勇國公府，還被警告不准聲張。

不過他才一回府府裡就炸了鍋，這炸鍋的原因可不是因為他重傷，而是因為一向處世淡然、冷情寡慾的宋知劍，居然陪皇帝一次南巡，就納了一個妾室回來！

按王朝律例，納妾需妻子同意，若無妻則需父母同意。然而在勇國公府，宋知劍幾乎是橫著走的，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意。

這事便要從勇國公府特殊的家風說起。

宋家先祖代代為將，是典型的武將世家，直到宋振邦這一代才受封國公。他的妻子徐氏是他在駐守邊疆時結識的知縣之女，出身雖不高但能與宋振邦情投意合，性格必然稱不上文雅溫柔，能挽起大刀耍弄幾下更是必要條件。

而宋振邦這個武痴生的三個孩子，也分別以武器為名。長子宋知槍，娶妻震北大將軍之女何芳，這個何芳也是驍勇善戰，夫婦兩人一起長駐塞北，抵禦外族。次子宋知弩，看名字就知道箭法一流，官拜金吾衛將軍，負責京城防衛，尚南平公主，南平公主也是個喜歡舞刀弄劍的皇室異類。

也就是說，勇國公府一家子，幾乎都流著道道地地武人的血液，性格也大多奔放豪邁，不拘小節。

偏偏如此特別的家族，卻出了三子宋知劍這麼一個奇葩——聰明過人，城府深沉，教他武功不好好學，吟詩作對卻是信手拈來。宋振邦苦心栽培么子想成為傑

出將領，但這小子一點興趣都沒有，回頭隨便考個科舉，竟也讓他混到了個狀元。更不用說宋知劍的官途根本是平步青雲，在翰林受到皇帝賞識，沒幾年就入了御史臺，之後更是成了百官望而生畏的御史大夫，時不時參你一本，連宋振邦這個當爹的都要忌憚三分。

宋知劍那深沉淡漠的性格，在人人行事作風都像炮仗的勇國公府就是個異類，身上一股不怒自威的矜貴氣質也不知打哪來的，即使父母兄嫂都疼愛這個么子，卻也每個人都拿他沒辦法，有時還得看著他的臉色做事，誰叫人家在皇帝面前紅呢？

所以縱使他莫名其妙納了個妾，誰敢管啊？

他不想說，勇國公府的人只好各方面的去查，最後只查到宋知劍此次重傷便是被甄妍的父親所救。

可想而知，勇國公府的諸人開始發揮驚人的想像力，認為甄妍就是挾她父親的恩情，要求做他們家三爺的妾室，畢竟宋知劍不僅才高八斗，外貌更是玉樹臨風，招女孩兒喜歡也是人之常情。

不過這甄妍的手段也忒卑鄙了些，不過是個鄉下土包子，徒有美貌就想一步登天。勇國公府的人越想越不甘心，索性在宋知劍回府養傷這段期間，拒絕了她的求見，將她晾在一旁，雖說衣食上沒有虧待她，但這些日子的冷落，也應該足以讓她明白府裡人對她的不滿了。

「姨娘，這勇國公府的人真是過分啊，整整一個月了，居然都不讓妳見大人。」春草想惡狠狠的罵一陣，但她罵人的辭彙有限，性格又不夠兇狠，所以只能把這些怨念在口中嚼著，不甘心地又吞了回去，低頭悶悶地替甄妍整理起衣服。

時序入夏，春天那些半臂襦裙穿著有些熱了，於是整理起來收進木箱裡，再將勇國公府新發的絹布和絲綢拿出來挑揀著，準備裁製新衣。

雖說這府裡的人不待見甄妍，但該給姨娘的月例並沒有少，每季發給的布料也不虧缺，甄妍看著那些上好的布料，若有所思地說道：「大人是清醒回府的，代表著這府裡發生的事他都知道，所以我們求見不得，除了府中人作梗，大人只怕也是默許的。」

春草挑著布的小手猛地停了下來，一臉呆滯地看著甄妍。「大人為什麼不見姨娘？我們救了他呀！」

甄妍苦笑搖了搖頭。「春草，妳想岔了。大人為什麼受傷？因為我爹他涉嫌刺殺皇帝啊！雖然我們都相信爹的清白，但也要大人查出證據才行，否則我們都是罪人親眷，沒被以共犯論處已經不錯了，大人還隱藏了我們的身分來歷，更是為了保護我們。」

她摸了摸那匹新綢，入手滑膩，卻是冰冷，讓她的心冷不防抽了一下。「而我們對大人所謂的救命之恩，那也讓爹拿來交換條件了。大人願意照顧我一生，所以他不是納了我為妾嗎？此後兩不相欠，他沒有落井下石，許我們豐衣足食，有片屋頂能遮風避雨，已經算是情重了，我們又能要求什麼？做人不能不知足。」

甄妍一口氣說完這些，心也有些沉，但她確實看得很開，也能接受這樣的生活，

雖說不能見到宋知劍，她真的很遺憾……更有些失落。

她猶記得，從江寧回京的途中，都是她衣不解帶地照顧著反覆高燒的宋知劍，這樣的忙碌讓她暫時緩和了父死的悲傷。然而在他第十日清醒過來後，她放下心中大石，也終於忍不住悲慟哭泣，那一陣情緒低落的時期，卻是他陪著她度過的。他沒有說什麼安慰的話，只是在她流淚時遞上手巾，聽她叨叨絮絮父親對她的教誨及期許。他是個很有耐心的聽眾，從不會面露不耐，即使她誤了他喝藥的時間，沒注意到他傷口又痛了，他也不曾打斷她，甚或有任何動氣。

然後他說，她沒了父親依靠，那麼他給她一個夫婿，照顧她的一生。

甄妍知道那是他對兩人那尷尬的初遇負責任，或許也有圓了父親遺願的意思，以她的心氣與驕傲，她應該拒絕的，但當時看著他堅定的眼神，她竟說不出任何反對的話。

沒有少女不懷春，尤其宋知劍這等才華洋溢又外貌出眾的郎君，更令人求之不得。兩人在馬車上獨處了一個月，他或許對她始終疏淡有禮，但她對他卻是切切實實的心生傾慕了。

她後來知道了，他對任何人都是這樣的保持距離，冷淡自持，可是其他人與他無親，她卻成了他的妾。

她父親雖是江寧名士，但說穿了就是個平民百姓，女兒嫁給一個從三品的皇帝寵臣為妾，並不辱沒，她也不敢奢望能做他的正妻，所以如今這樣，甚好。

春草知道甄妍的性子，雖然她總是一副恬淡自如的模樣，心裡卻不快樂，忍不住脫口說道：「但你們還沒圓房啊！」

甄妍差點沒失手把手上的新綢給撕了，她面上一熱，羞窘地望著春草。「敢情我方才都白說了。大人與我……並沒有感情，如何圓房？」

「可是姨娘妳這麼漂亮，不用太可惜了……」春草訥訥地道。

「那妳還不快去請大人享用？」甄妍無奈地瞅著她，這丫頭還能傻到什麼程度？春草還真想去，但一想到宋知劍那冷漠又凜冽的氣勢，不由抖了一下，縮了縮肩。

「我看還是算了，姨娘的漂亮，咱們自己收著就好，別給人看了。」

就在甄妍哭笑不得的時候，外頭卻傳來一道洪亮的童稚之聲。

「不行不行，甄姨娘妳的漂亮可別收著，寶兒還要看呢！」

一個年約七歲的男童，紮著條小辮子，蹦蹦跳跳地直入甄妍屋中。此時午時剛過，正是他的午睡時間，他可是瞞著奶娘與丫鬟偷偷摸摸地溜過來的。

甄妍一見他，不由笑了起來，方才的幾絲善感也拋諸腦後。「寶兒又來聽故事了？」這孩童名叫宋英傑，是勇國公大爺宋知槍的兒子，寶兒是他的乳名，觀其名也能明白府裡對他的期待。由於父母都遠駐北方，戰事頻仍，為安全之故便將孩子留在了京城，由勇國公撫養。

雖然人人嬌慣著，但宋英傑可不任性，依舊天真可愛，只不過偶爾的頑皮也是令人傷透腦筋，從三歲府裡就請了京城有名的夫子來為他啟蒙，教他讀經，但他對這種刻板嚴肅的教育興致缺缺，老是逃課與夫子玩捉迷藏，後來他聽說三叔納了一個姨娘，心生好奇的偷偷來看，被這姨娘驚人的美色迷住，結果一下就被甄妍

逮個正著。

聽到宋英傑自承逃課來看美人，甄妍哭笑不得，便說了一個經書上的故事想教育他，想不到他並不想悔改，反而被她生動的故事給迷住了，此後每當得空，或是宋英傑不想上課時，便悄悄來找甄妍，讓甄妍給他講故事。

甄妍勸不回他，又不好強迫，就這樣一個故事接著一個同他說，沒幾天光景，居然也把一本詩經說得七七八八了。

「寶兒今天不是來聽故事的，是特地來找甄姨娘的。」他那原本笑意盈然的小臉蛋突然垮了下來，愁眉苦臉地吟道：「彼黍離離，彼稷之苗。行邁靡靡，中心搖搖。知我者，謂我心憂；不知我者，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？甄姨娘，寶兒心裡苦哇……」

他這可憐兮兮的模樣可讓甄妍心疼了，不過她也知這孩兒機靈，此番裝模作樣必有所求，便也忍住了將其摟在懷裡疼惜的想法，鎮靜如常地回道：「〈黍離〉說的是王朝東遷，沉痛於故國的殘破，你才七歲，哪有這麼大的憂慮？」

宋英傑的臉蛋兒更苦了。「甄姨娘，妳教我讀經，這不是現學現賣嗎？寶兒這回真的慘了，只怕這事不解決，寶兒的屁股會被鞭子打得開花。」

這府裡誰捨得打他呢？甄妍瞧他說得越來越不著調，不由好氣又好笑。「你勇國公府的嫡長孫宋英傑都無法解決的事，我區區一個小女子，又如何幫得上忙。」

「就算幫不上，讓寶兒訴訴苦也是好的。」不知為什麼，宋英傑對她就是有種莫名的親近，就算只是說幾句話也令他心中歡喜。「昨日夫子派給寶兒的功課，是臨摹書聖的字帖，夫子仿書聖的字給寶兒寫了字帖，可是……可是寶兒今早臨摹時不小心睡著了，口水流在了字帖上，夫子那仿書聖的字就糊開了，我本想擦擦，但越擦越糟……」

聽到竟是這般滑稽的事，甄妍有些好笑，但忍住了笑意，倒是春草抖了一下，別過頭去，免得自己真的笑出來。

「你把字帖拿出來我看一看。」甄妍說道。

宋英傑在懷裡掏了掏，掏出了一紙皺巴巴的字帖。

甄妍見狀先在心裡搖了搖頭，這孩子是多麼排斥寫這東西，居然揉成了這個樣子，對一個揹負著整個勇國公府期待的孩子來說，這可不是什麼好事。

她將字帖接了過來，小心翼翼地攤平，仔細一看，確實是一篇臨摹書聖的手抄〈樂毅論〉起始幾句，而宋英傑夫子的字在她看來，確有書聖之形，字體美觀工整，不過意卻是差了一點。

不知怎麼地，甄妍就覺得自己能臨摹出更神似書聖字跡的字帖，雖然她十二歲以前的記憶都不在了，但就書法而言，她有自信不落人後，而〈樂毅論〉的內容她也早已嫻熟於心，畢竟這是習書法的稚齡兒們必學的入門之作。

「我再替你寫一帖新字吧，這次切莫再弄汙了，除非你的小屁股真想討打。」

甄妍命春草備好紙筆，裁成宋英傑所用字帖的大小，執起狼毫小楷，正襟危坐地開始臨摹起〈樂毅論〉。她運筆一氣呵成，書聖的氣魄與嚴謹似乎也在這短短的篇幅之中展露無遺。

「甄姨娘，我怎麼看妳寫得比夫子還好啊！」宋英傑讚嘆著，不知是否因為人美，他看甄妍寫字也美，比起那留著一把山羊鬍的夫子，光是姿態就勝過十萬八千里。甄妍微微一哂，娓娓說起樂毅的故事，那清脆如雨落窗櫺的聲音，一下就吸引住宋英傑的注意，連春草都聽得入迷。

「樂毅是舊時燕國的大將軍，他好兵法，武功高強，領兵有道，在政事上也很有自己的見解，就像你爺爺在咱們王朝的地位一般受人敬重。他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地合縱了秦、韓、趙、魏及燕五國，出兵伐齊，大敗齊軍於濟西。他之後留居齊地，接連攻下齊國七十餘城，卻偏偏沒有拿下莒及即墨兩城，之後反被人施了反間計，丟官流亡，這件事成了他人生的污點，後世人大加議論。而這篇樂毅論就是在替他平反，說他不攻下莒及即墨兩城，是為了大局著想，可不是戰略錯誤。」

「怎麼說呢？」宋英傑瞪大了眼問。

連一邊的春草都點點頭，極想知道這個原因。

甄妍續道：「因為樂毅想做的，不是兼併齊魯，而是想推行仁道啊！他對城池圍而不攻，沒有動武，便是想將這樣的仁慈之心傳遞給百姓，同時影響其他諸侯一同推行仁道，這麼做的目的，是對於一統天下的高瞻遠矚。」

「這麼說起來，樂毅倒是個大丈夫了？」宋英傑若有所思地說道。

甄妍卻是沒有附和，手也沒有停下。「樂毅此人在後世也是褒貶不一的，他的理想或許高遠，但他的行事也不是沒有可議之處。所以寶兒，以你的出身，以後很可能位居高位，千萬要記著每件事情不能只看表面，不能隨波逐流，要有自己的見解，做個堂堂正正的大丈夫……好了！」

話聲至此，她的〈樂毅論〉也告了一個段落，恰恰寫到夫子停下的那一句。若有人能拿來書聖的真跡比對，一定會發現無論是筆跡或神韻，都極為相似，一個摹本能到這種程度，也算是出類拔萃了。

「哇！我就說來找甄姨娘準沒錯！不僅故事說得好，連書法都難不倒啊！」宋英傑頂著可愛的笑臉，讚嘆地看著上頭的字，怎麼看都覺得比夫子的好。

甄妍還沒說話，春草卻是得意地一笑。「那可不！我們姨娘會得可多了，琴棋書畫都難不倒她，還飽讀群書，見識不凡，以後你就知道了。」

這時候，外頭突然傳來了呼叫聲，卻是宋英傑的奶娘在找人了。

之前多次讓奶娘在這裡逮到他，所以這回午睡人不見，奶娘第一個就是往甄妍這裡找。

宋英傑還想抬槓，但聽到奶娘的聲音，整個人從椅子上跳了起來，差點栽倒，幸好甄妍眼明手快地扶住了。

「甄姨娘，我要走了，下回再來找妳聽故事！」語畢，他伸手往桌上一抽，就要把字帖收起來，但一看上面墨跡未乾，甄妍的字他也捨不得亂揉，索性一手抓著紙的一角，就這麼晾著，匆匆忙忙地準備爬窗逃跑。

「寶兒，要做個堂堂正正的大丈夫啊！」甄妍突然不疾不徐地道。

宋英傑一腳都快跨上窗了，猛地停下，小臉上出現了猶豫，最後居然像個壯士般，帶著悲壯的神情，轉頭向著大門，抬頭挺胸地朝著奶娘的方向去了。

春草見狀，這回真的笑了出來。「姨娘，還是妳對這寶貝少爺有辦法啊！」

入夏之後，氣候就熱得快了，記得春天的衣服才收起來沒幾日，這天兒就熱得令人直冒汗，就連外頭的蛙叫蟬鳴聽起來都那麼令人煩躁。

偏偏勇國公夫人徐氏心寬體胖，最是苦夏，已經命兩個婢子在後頭不斷搗風了，面上流下的汗水卻幾乎糊了她的妝，那黏糊糊的感覺並不好受，令徐氏更加不耐煩。

她知道自己不是被那些炎熱或蟲鳴給擾了心情，而是眼前負責教導宋英傑的李夫子叨叨絮絮個不停，讓她越聽越悶。屋子裡風吹不進，若非接待李夫子這等人物非在正廳不成體統，她都想問問能不能將整個陣容搬到院子的那棵重陽木下，至少還涼快些。

「……一旬的正課，令孫就逃課了三次，若是國公夫人認為老夫教得不好，那麼老夫可以自請離去，絕不與國公夫人為難。」李夫子餘怒未消地道。

突然間話就說到這個分上，脾氣大的徐氏差點沒拍桌，想把宋英傑那兔崽子抓來揍一頓，但多年來位居國公夫人的高位，也讓她培養出了幾許氣度。

「夫子何出此言？我們從沒嫌棄你教得不好啊！」徐氏連忙安撫著。

詎料李夫子卻是搖了搖頭，這回表情卻成了沮喪。「以令孫在老夫這裡的學習情況，按理說應是什麼都沒學到，頂多會幾個大字罷了，可是令老夫驚訝的是，令孫習經卻是熟讀強記，已遠超過老夫所教授的，甚至問他問題還能舉一反三，要知道他才七歲啊！」

李夫子露出了個不知道是慚愧還是不滿的神情。「令孫固然天姿聰穎，但據老夫觀察，他卻不是會主動讀書的類型，只怕是府裡替他請來了新的夫子，才讓他學有所獲。既然如此，老夫也當知情識趣，卸下這夫子的職位。」

徐氏知道這是李夫子埋怨府裡嫌他教不好了，不過她卻是越聽越迷糊。「李先生，別的我不敢說，但府裡是當真沒有替寶兒另聘夫子，是不是哪裡搞錯了？」

李夫子堅決地道：「老夫絕無可能搞錯。夫人請看——」他由袖裡取出了一張紙，在徐氏面前攤了開來。「前幾日，老夫寫了一帖書聖的〈樂毅論〉讓令孫回去臨摹，之後他交上來的摹本卻是比老夫想像得好太多了，卻叫老夫內心生疑……」

「這有什麼不好的？」徐氏納悶，心裡頭也腹誹著這老頭說話自相矛盾，不乾不脆，好或不好都讓他說完了，偏偏還說不清楚。

李夫子自然不知徐氏所想，他只顧自己汗顏，說話也顯得拖沓。「如果令孫是依著老夫的字帖，是決計寫不出那麼好的字，老夫由令孫手上取回字帖，卻發現……這根本不是老夫的手筆！」

「什麼？」一番話，說得徐氏也懵了。

「這字帖上的字，一樣是仿書聖字體，但寫得卻比老夫好得太多，筆力剛健，神韻十足，老夫自嘆不如。」李夫子嘆了口氣。「若是令孫另有明師，老夫也無顏尸位素餐，今日便掛冠而去。」

「等等等一下，夫子你也別開口閉口就要走，先把事情弄清楚再說。」

徐氏已自認屬於沒有耐心那類人，這李夫子倒是比她還性急，而且還是急著把一頂無能的帽子扣在自己頭上，她真有點遲疑是否還要讓這迂腐的夫子繼續教自個的愛孫，怕不被教壞了腦袋。

徐氏望向了宋英傑的奶娘。「寶兒最近有什麼奇怪的舉動嗎？他真的像夫子說的那樣……呃，去和別人學習了？」

奶娘也是一頭霧水。「沒有啊！孫少爺和以往一般作息，該吃就吃該睡就睡，倒是他最近時常趁著午憩時間，偷偷溜到三爺那新納姨娘的院子……」

「啊！」奶娘突然叫了一聲，讓徐氏與李夫子都嚇了一跳，她察覺自己此舉不妥，尷尬地告了罪，才急忙說道：「奴婢想起來了！夫子拿的那張字帖，好像就是從甄姨娘那裡拿來的！那日奴婢見孫少爺不在房裡午睡，連忙到甄姨娘那裡去尋，果然就見孫少爺從裡頭走出來，手裡拿著的就是一張剛寫好的字，墨跡都還沒乾透呢！奴婢觀到了上頭寫著樂毅、即墨什麼的，現在看見八成就是夫子手上的字帖了！」

「會是她？」那個鄉下土包子？說實話，徐氏是不信的。她想像中的甄妍，除了那張臉還有點看頭，其餘都不值一提。「叫寶兒過來，我來問問。」

而李夫子一聽到尋到了寫字之人，眼睛先是一亮，有心想求見討教一番，但聽到對方居然是個女眷，那就不方便如此冒然求見了，火熱的心不由涼了一半。

奶娘立刻下去，不一會兒便將宋英傑帶到正廳之中。

宋英傑原還以為祖母尋他是有什麼好處，笑嘻嘻地小跑進來，但一看到嚴肅的夫子也在場，那張可愛的笑臉立刻垮了一半，心忖八成沒好事了。

「寶兒你過來。」徐氏見孫子不開心，對李夫子就更有意見了。她喚來宋英傑先是親暱地摟了摟，也不嫌熱，這才步入正題。「寶兒，你告訴祖母，這張字帖你從哪裡得來的？」

宋英傑看著徐氏向他攤開的字帖，心裡想的卻是東窗事發自個兒要遭罪了，便低下頭懺悔道：「是寶兒不小心弄糊了夫子寫的字帖，才去求甄姨娘幫忙重新寫一張的！但夫子派發的作業，寶兒都完成了，只不過字帖換了，祖母可不要罵寶兒。」還真是她！徐氏訝異地看著宋英傑，訥訥說道：「甄妍……那甄姨娘很會寫字嗎？」

「何止會寫字啊！她還很會說故事呢！就是甄姨娘跟我說了很多詩經上的故事，我才能把詩背起來的。」提到這個，宋英傑居然得意地揚起小臉，好像誇的是自己媳婦似的。

徐氏卻是皺起了眉，那甄妍如果只是會寫字就罷了，居然教起了寶貝孫兒讀詩經，這孩子一張白紙似的，萬一讓個鄉下土包子……好吧，會寫字的鄉下土包子給教壞了，那還了得？

於是徐氏心中有了計較，難得嚴厲地對宋英傑說道：「以後乖乖的和夫子學習，不許你去找甄妍了！天知道她都教了你什麼玩意兒？」

「為什麼？甄姨娘有什麼不好？」宋英傑氣鼓鼓地反問。

有什麼不好？徐氏一下子被問住了，她根本不太認識甄妍這個人，又哪裡知道她好不好了？對這人的印象也不過出於成見罷了。

「甄妍來歷不明，誰知是忠是奸呢……反正你要聽大人的話，這是為你好。」徐氏端起了祖母的架子，但聽起來卻很有耍賴的成分。

「祖母，妳覺得三叔可能讓一個壞人進我們勇國公府嗎？」這下倒是換成宋英傑用一種看呆子的眼光看著自己祖母。

徐氏再一次啞口無言。要說這府裡城府最深、最有心計的，就是她的三兒子宋知劍了，她身為母親都覺得這兒子的心思深不見底，如此深謀遠慮的人，會放一個禍害在自己家裡？

連她都說服不了自己。

宋英傑的聰穎本就超過一般孩童，尤其遇到他堅持的事，可是什麼理由都能搬出來。他見祖母辭窮，居然搖頭晃腦地掉起了書袋子，「亂之又生，君子信讒。君子如怒，亂庶遄沮。祖母啊，妳一定是聽了他人的讒言，君子必須怒言遏止，才能很快的制止禍亂。所以府裡有人散布甄姨娘的壞話，肯定是要禍亂咱們國公府，這件事必須讓三叔知道，寶兒去也。」

說完，他眼底閃過一絲淘氣，抽走祖母手上的字帖飛也似地跑了，留下目瞪口呆的徐氏，最後只能無奈地望向了李夫子，像是在埋怨他教的都是什麼東西。

李夫子卻是苦笑起來。「夫人，這《詩經·小雅·巧言》，已超過老夫教的進度了啊……」

第二章 這妾納得還不錯

宋知劍才剛下朝，回到府中朝服都還沒換下，就看到自家寶貝姪子急匆匆地找了來。

如果要說這勇國公府裡還有一個人不怕他的，大概就是宋英傑了。雖然宋知劍因性格穩重，故表情並不慈藹，甚至還能稱得上冷漠，偏偏這宋英傑就是不怕他，天生就對他這三叔有種親近感。

而宋知劍也當真打從內心疼愛這個內姪，便不拒絕宋英傑的親近。從小到大，這小頑皮可不止一次闖了禍就躲到宋知劍這裡來，但是只要無傷大雅，宋知劍往往護著他，讓府裡的人也是無可奈何。

便如今日，這小傢伙的樣子一看就是又來逃難的，待到他氣喘吁吁地穿過了庭院跨進大門，停在了自己身前，宋知劍面無表情地盯著他問：「寶兒，你又闖了什麼禍？」

「三叔，這回寶兒沒闖禍。」宋英傑可不服了，忍不住嘀咕了起來。「何況我有那麼常闖禍嗎？」

「喚，是嗎？但那李夫子可不是這麼說的。」宋知劍依舊是那麼淡淡的。「一句內的課你可以逃掉三次，能學到什麼道理，這不叫闖禍嗎？」

他雖然沒有直接插手宋英傑的教育，但對這孩子在李夫子那兒的學習情況可是瞭若指掌，免得這鬼靈精怪的孩子仗著他的寵愛，哪天就糊弄起他來。

「三叔啊，你千萬不能被李夫子給迷惑了，他上課令人昏昏欲睡，不知所云，寶

兒要繼續跟著他上課，才是蹉跎時光呢！舊時燕國有個大將軍樂毅，他打下了齊國所有的城池，偏偏莒城與即墨他不打下來，引人非議，但後世的〈樂毅論〉就替他平反啦！說他不攻那兩城是眼光長遠，推行仁政呢！所以事情不能只看表面，也不能人云亦云，嘖嘖嘖……三叔，不能李夫子說什麼你就聽啊，你要有自己的見解才行！其實寶兒也沒有那麼不聽話，偶爾也是很乖巧的。」宋英傑居然挺起了胸，煞有其事地評論起來。

這小子年紀輕輕，倒教訓起大人來了？宋知劍眼底閃過一絲笑意，但表面上仍不著痕跡地道：「你又知道樂毅了？那不就是夫子那裡學來的學問？既然如此，你如何說跟著夫子蹉跎時光？」

「當然不是夫子教的啊！」宋英傑眼睛一亮，終於可以帶到正題，他將手上的字帖呈給了宋知劍。「三叔三叔你先看看這個！」

宋知劍接過字帖一看，難得地露出了一絲意外的神情，但也只有一絲。「好字！李夫子果然不同凡響。」

「那也不是李夫子寫的。」宋英傑癟了癟嘴，「是甄姨娘寫的。」

「甄姨娘？」他隔壁院子那個？宋知劍雖有些訝異，但很快就接受了這個事實。畢竟甄平是江寧一帶名士，教出來的女兒精通書法也在情理之中。

「是啊！」宋英傑這下真要開始訴苦了。「三叔，寶兒就是因為這事來找你的！甄姨娘會幫寶兒寫這字帖，就是因為上次寶兒汙了夫子寫的字帖，只好去找甄姨娘幫忙……」

於是他從自己常去找甄姨娘聽故事學讀經，請她幫忙寫字帖，邊寫還邊和他說樂毅的故事，一直說到徐氏不准他去找甄姨娘，說得是萬分委屈，靈動的大眼都像有眼淚要滴出來。

「這倒是出乎我意料。」宋知劍定定地望著宋英傑，突然說道：「你既學經，就應知道『他山之石，可以為鑿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』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甄姨娘教過我，這句話是要我們廣納善言，習他人之長，改自己之短，這是大臣寫來勸諫周宣王的句子。」宋英傑很快就想了起來。

「所以你不斷批評李夫子，知道自己錯在哪裡了嗎？」宋知劍好整以暇地道。宋英傑愣著，皺起小臉兒思索了一番，突然沮喪地低下頭來。「寶兒知道了。寶兒沒有看到李夫子的好處，一味的排斥他，也沒有把他的教誨聽進去，根本沒有意會到他山之石，可以為錯的道理。」

這孩子果真聰明至極，宋知劍輕嗯了一聲。

宋英傑本以為他這番教訓是為了逼退自己，沒想到他接著又道：「你既然明白這個道理，以後可以繼續去找甄姨娘了，有人阻你，就說我同意的。至於李夫子的課你仍要繼續上，他雖然迂腐了點，教學方式也古板，肚子裡卻是真有學問的，至於要怎麼挖出來，就靠你的本事了。」

聽到宋知劍的話，宋英傑的小臉兒都亮了起來，馬上揚起了笑容。「謝謝三叔！那寶兒去找甄姨娘了！」

接著這孩子便一溜煙不見了人影，倒讓宋知劍好氣又好笑。

宋英傑走後，宋知劍眼中難得露出的一點情感也收斂了起來，對著身邊的隨從慎悟淡淡說道：「我不在的時候，甄妍倒是做了不少事，竟連寶兒也收服了。」慎悟跟在宋知劍身邊久了，知道主子其實是個明理的人，不若外界所想那般陰沉易怒，所以說話也比較大膽，甚至面對宋知劍如此冷淡的語氣，他也能笑吟地回答，「不是奴才要說，甄姨娘生得美若天仙，能讓一個七歲娃兒親近，也是理所當然的。」

在替宋知劍更換朝服時，慎悟還特地讓他仔細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飾物，「三爺既然不見甄姨娘，那麼她自得其樂也沒什麼不好，關在府裡橫豎只能閒著，能做的事可比三爺想像得多了。」

宋知劍看著原本掛在自己身上的金魚袋，什麼時候竟換了繩結都不知道，而且這編法顯然比原本那個更複雜更華美，卻也適切地搭配著他的朝服，不顯得小氣。

「還有這個，這些個劍套、劍穗、鞋套、錢囊……」

慎悟又取出了宋知劍沒有佩帶的長劍，已換了新的劍套，劍把上還裝了劍穗，裝飾性更強；還有雨日用的鞋套，平時裝銀兩的錢囊……不知不覺地放滿了他的眼前。這些琳瑯滿目的小飾品繡功一流，針腳細密，沒有一定的功夫及美感是做不出來的。

最後慎悟指向宋知劍的頭頂。「連三爺頭上的玉環都換了一個，三爺沒注意嗎？這些玩意兒，府裡那些大手大腳的婆娘們，哪有那樣細心注意著幫您換。」

宋知劍取下了束髮的玉環，卻是發現原本普通的碧玉被換成了黃龍玉，觸感柔和色調溫潤，更襯他身上紫色的朝服。

那女人，倒是用了心啊……

目光微沉，他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又問慎悟道：「自傷癒後，我每日下朝倒是都有補湯可喝，日日變著花樣，想必也是甄妍的傑作？」

慎悟認真說道：「確實是如此呢！三爺也知道，咱們國公府的廚子、繡娘還有下人什麼的，很多都是以前軍中陣亡弟兄的遺眷，國公見其孤苦無依，才收入府中做事，他們做出來的食物只求填飽肚子，遑論美味；做出來衣服只求能穿得上，細微處是沒法兒講究的，更別說是繡花了。如今來了個甄姨娘倒是個好的，繡功廚藝都出眾，光是三爺那補湯，香得奴才都想偷喝呢！三爺雖沒見她，卻也沒說她送的東西要拒絕，屬下見東西好，便都收了。」

這已經不是慎悟第一次強調他不見她了，宋知劍想也知道八成又是一個以貌取人的結果。不過他必須承認，在第一次見到甄妍時，他的驚艷也是紮紮實實的。

雖然那光景，著實香艷了點……

宋知劍微微失了神，雖然很快就恢復過來，卻是從來沒有過的情況，不由沒好氣地朝著慎悟說道：「我不是不見她，而是不必特別見。我答應她父親照顧她一生，如今帶她進府，給她一個歸宿，這也夠了。」

「是奴才僭越。」慎悟心一驚，連忙告罪。他身為宋知劍親隨，怎麼也不該站在別人那邊，尤其宋知劍似乎對甄妍不太上心，他再多嘴就失了本分了。

「無妨。反正我平時也不太在乎這院子裡的小事，如今有個女人來打理，似乎還

打理得不錯……」納這個妾，不僅沒有他想像中煩人，被他冷落迄今也不哭不鬧，裡裡外外皆沒有可挑剔之處，周全得令他無話可說。

「三爺的意思是……」慎悟眼睛一亮。

宋知劍拿起那黃龍玉的玉環，在手上磨蹭了幾下，緩緩說道：「就由著她折騰吧！」

「今晚的鮮魚湯，大人喝了嗎？」

「喝了喝了，而且喝得一滴不剩呢！」

「那就好，夏日炎炎，我特地加了冬瓜與蓮子清火，燉了三個時辰呢，幸好他喜歡。」

「姨娘，慎悟還說，姨娘送去大人房裡的東西他都不排斥，以後按著妳的心意做就好，大人不會拒絕。」

春草一從宋知劍那兒回來，甄妍連忙打聽他的情況，如今一聽這般喜人的結果，她竟是坐在原地呆呆地傻笑，姣美的臉蛋兒也出現了紅暈，心裡頭一陣陣奔騰的欣然。

「姨娘？」春草用手在甄妍面前揮了揮，卻沒得到反應，不由吃笑了起來。「姨娘，春天已經過了啊，現在都入夏了……」

「什麼春天過了？」甄妍一愣，隨即不依地將手上的帕子朝著春草扔過去，笑罵道：「臭丫頭居然調侃起我了！妳才思春呢！」

「想自己夫婿有什麼好害羞的？」春草瞧甄妍雙頰飛紅的嬌俏模樣，都忍不住怦然心動，「要我是大人，看到姨娘妳現在的樣子都會被迷昏了！」

「我不想迷昏他啊，我只是……」希望他能來看自己一眼而已。甄妍並未把話說完，只是按下心頭閃過的那一絲壓抑，抿著唇笑道：「聽起來大人並不討厭我做的東西，那我們是不是能放開手來做了呢？」

平時她只敢繡點小東西，或是做些繩結什麼的送到他房裡，怕做得太過會引他反感。即使如此，那些小東西也是寄託著她的心意，希望他隨身攜帶時能想起還有她這個人。

不管是不是奏效，至少他想起她來了不是？甄妍帶著笑意，旋身便來到衣箱前翻找，「上次收起了一件藏青色的綢布，可以替大人做一件綴錦圓領袍衫，下面加上秋香色的鑲邊如何？」

在春草的幫忙下，布料很快找了出來，她們甚至還翻出了一些綾羅還有織錦什麼的，就這麼將布攤開，帶著雀躍地對著布料指指點點。

「大人該有這麼高吧？」春草將綢布舉起，想像了下宋知劍的身高。

「不不不，大人還要再高一些，我站在他身邊，也才到他的肩膀而已。」想到自己曾經與他極為親近，在趕著馬車回京城那一個月，她幾乎是貼身照顧他，直到他清醒，即使兩人言語交流不多，對她而言都是美好回憶。

「那得裁多大？這麼寬夠嗎？」春草又偏著頭想，比了一個大小。

「大人哪裡有這麼瘦？再寬一些……」甄妍回想著當初替行動不便的宋知劍更

衣，雖然只是替他穿上外衣，不過也足夠讓她洞悉他的身形了。「大人身材看起來瘦，事實上很是精壯，必須得做得剛好，穿起來才挺拔……等等，這陣子他天天喝咱們的補湯，應當是長些肉了，還是再放寬一點點……」

見她舉棋不定，春草賊兮兮地看著她。「要不要我帶姨娘去偷瞧一眼？」

一時間，甄妍還真有點心動，然而轉念一想，如此巴巴的去偷瞧，還不被人看扁了去，「不成不成，反正只是外袍，抓個大概也不會差到哪裡去的。」

啐了一聲微惱地覷了春草一眼，甄妍繼續將注意力擺在眼前的衣服。「要不要順便做一條腰帶呢，才好搭配新的衣服？」

「姨娘，大人應該有不少腰帶了……」

「我做的不一樣。」以甄妍的繡功，勇國公府的成衣不過爾爾。她隨口應了聲，只顧著對眼前布料左看右看，忽又覺得顏色太深，怎麼看怎麼不順眼。

花蝴蝶似地轉到櫃前，甄妍取出了一些金線銀線。「還是再繡點花樣？可是這樣會不會太突兀？藏青色的底布，用青灰色的繡線就好，他的性子內斂，應該適合……」不待春草回應，她又自顧自地說著，「繡些什麼好呢？松柏太老氣，祥雲也平淡無奇，不如繡些竹子，也能襯托他的風雅。」

春草看她走來走去，一下找櫃子，翻個身又來到妝奩前，取出了小櫥子裡的剪刀，看得她眼睛都花了。

她家嬌滴滴的小姐啊，繡花一向是隨著性子，反正繡什麼都出色，在江寧一帶可是搶手貨，何曾像現在這樣一般瞻前顧後的？

看來，小姐是真的很喜歡很喜歡大人了……懷著這種感慨，春草的笑容也柔和起來，小姐的前半生不知發生了什麼慘事，十二歲以前的事情都不記得了，希望她此後真的能得到幸福啊！

「哎，看我找到了什麼！」甄妍突然一臉喜色，由衣箱子的最底層翻出了一匹天淨紗。

天淨紗輕薄透氣，最適合做裡衣。春草一看竟是這東西引得甄妍大喜，不由好笑道：「姨娘可是想替大人做件穿在裡頭的裡衣？」

「是啊！最近天氣漸熱，用這料子做出來的裡衣比較能穿得住。」甄妍輕摸著紗布細滑的質感，越看越滿意，伸手就要去拿剪子裁布。「這麼多布料，應該可以連襖褲一起做了？」

春草一呆，差點沒大笑出來。甄妍老說她傻，但遇到了大人，小姐的傻也不輸給她嘛！

「要做裡衣和襖褲，這大小可就不能將就了。」春草提醒著她。

「是啊，」甄妍像被潑了盆冷水，也跟著苦惱起來。「穿在外頭的我們還可以抓個大概的大小，但我們要怎麼知道大人穿在裡頭的衣物大小？」

「不如我去偷一套大人的裡衣和襖褲？從洗衣婦那裡順手牽羊，不會很難的。」春草異想天開地道。

「不行！」甄妍心頭一顫，光想像就羞人，右手上的剪子竟是不小心往左手一劃，隨即便見了血。

「唉呀！姨娘妳受傷了！」

春草馬上忘了調侃甄妍，急急忙忙抓了布就想蓋在甄妍手上，但順手一抓，竟是甄妍方才翻出來的天淨紗，又慌張扔在一邊，跟著隨便往旁邊一抽，卻又是那要做成袍衫的綢布，也不能用，一下子主僕都亂了起來。

就在這一片混亂之中，外頭突然跑進來了宋英傑，他原是喜氣洋洋的要來找甄妍，而且還來得光明正大，畢竟他現在有宋知劍在後頭撐腰，可是他一進門就看到甄妍滿手的血，春草像隻無頭蒼蠅般竄來竄去，嚇得整個人都呆了，最後忍不住放聲大叫。

「快來人啊！甄姨娘要死掉啦——」

這下，換成屋子裡的兩個女人傻眼了，她們很快聽到幾道倉促的腳步聲，朝著院子裡奔跑而來，似乎被驚動的人還不止一兩個。

「春……春草，妳看我要不要先昏倒一下，免得寶兒失望？」甄妍有些尷尬地道。若是可以，她真想一翻眼人事不知的昏過去，被宋英傑這麼嚎一嗓子，還讓人以為她故意鬧事呢！

春草聽著外頭的動靜，也只能傻傻地點頭。「姨娘昏了也好，孫少爺搞出的這陣仗，好像有些大啊……」